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布罗斯

散文选

Wolfgang Böhm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布罗斯散文选

(美) 约翰·布罗斯 著

林荇 译

主 编 郑法清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布罗斯散文选 / (美) 布罗斯著; 林荇译.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33—0

I . 布... II . ①布... ②林...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 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01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1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罗斯的散文选集。

在美国，布罗斯被视为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传人。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很陌生的。同他的精神导师爱默生一样，布罗斯也十分崇尚自然、主张回归自然。因此，他的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随处可见的便是返璞归真。他经常以果农、猎人、渔夫、诗人、散文家、博物学家等多重身份去观察自然、描述自然，他笔下的自然，诸如动物、植物、自然景观等都轻灵活泼，充满情趣，充满生机，让人感觉到作者与作品都已与大自然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日记精华》是布罗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对“真理访问心灵”的记录，既概括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素描，也总结了其写作的经验，是其创作的一个十分丰富的源泉。

总之，布罗斯的作品传达了人与自然的融合。

正如布罗斯所体味到的：“……时间不过是现象，……生活只在感觉中存在……”我们穿梭在自然之中；我们在自然之中流动，而自然中万物将它们自身的韧性和力量注入到我们体内，使我们充满活力。



目录

日记精华(1857—1920)	(1)
以我为中心的一章.....	(78)
夏天的一次舟游.....	(92)
凯茨基尔山区流浪记	(116)
锐利的眼睛	(135)
冬天的邻居们	(153)
顺便写下的札记	(168)
步行的欢畅	(175)
一棵老苹果树上鸟儿的生活	(189)
田园的蜜蜂	(194)
在谷仓门口的瞭望点	(214)
四月的气息	(228)
夏天的到来	(233)
鸭子的智能	(239)
山鹬的黄昏颂	(243)

在野花中 (247)

布罗斯和他的散文 林芥(252)

日记精华

(1857—1920)

1857 年

思考像是用网逮鸽子。有时你绝对不能把绳子拉得过快，否则你除了一根羽毛什么也套不到。

1858 年

那些使我们安定宁静，恭维我们的学识，使我们满足于我们的环境和成就的书不是最好的书；相反，那些使我们忐忑不安，挖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识的墙脚，拆毁那道狭窄而使我们这么长时间地置身其中并感到安全的藩篱，把我们放在没有范围的范围内，使我们祈求，恐惧，战栗，为一个更坚固的立足点和更扎实的目的而斗争的书，那才是最好的书。

(1月30日)

海洋在它遥远的深处是清澈而平静的，但如果它接触堤岸则变得浑浊肮脏；所以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在他们有高尚的发挥和表现时纯美如阳光，但在他们接触普通生活

琐事时则卑鄙龌龊。培根^①就是一例。

(同上)

文学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是溶解在现实中的理想。精力是生活的刚强要素，但只有在它灌注到一个目的中之后，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成果。

(同上)

1859年

写作是生活的成果；它是在幻象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的报道；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是抓潮水退去之后远远留在岸上低洼地里的鱼。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脱离我们之后，从灵魂的无意识的活跃力量变成灵智的有意识的有形公式的东西。我们的感觉一旦花谢结子就成为思想。

(4月9日)

光只有通过不透明体的反射才能见到；它本身是看不见的，也没有人看到它。生命之光也是如此；它本身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它的种种表现。

(11月2日)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后，首先我要知

^① 佛朗西斯·培根 (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与作家，担任公职时曾被控受贿。

道的是他想些什么，他跟着朝什么方向的舵轮转，什么指南针指导他的航向。了解这些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陌生人。我能够把他的一切言行加以说明，知道所有个别的事实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总的思想安排的。每个人都有一一个中心原则，某种主导一切的思想，他的为人就是根据这个思想形成的，犹如一条船建构在它的龙骨上。龙骨决定了它所有的较次要的船骨的方位和性质。一个人的原则的声明是一封介绍信，给我们一把了解他的成就和可能达到的成就的钥匙；如果它们是从他自身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假借来的，那么它们就是有特色的，多多少少带有一个人的个性。要是人人把他的标志挂出来，或把他的原则或信念系在他的上衣扣眼里，那会省去多少数也数不清的啰嗦，闲言碎语，误解和假动作。

(同上)

在全部历史上我找不到别的人有爱默生具有的同样健全的理智；在全部历史上我找不到别的人有佛兰克林具有的同样清醒的头脑。

(11月17日)

人人都有一个进入那不可测的深渊的入口，如果他愿意让它开放而不让它为枯枝废物堵塞的话。在青年时代，这个通道是畅通的，但种种忧思和世俗的琐事很快把它堵塞堵死，结果我们成为一个污浊的小湾，跟汪洋大海隔绝。人的灵魂只有通过经常接受真理才能保持纯洁和健康；至少，要跟真理无拘无束地接触。

(同上)

我爱看一看一个人性格的背面，看一看他的私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面，我爱看一眼堂皇的大厦的后部，后院，而不是铺着砾石的供散步的林阴道和如茵的草坪，那才是泄露性格与倾向的地方。就我来说，我喜欢老农的那种精神，他坚持他的房屋的后部应该有飞檐和建筑上的美，如同前院应该有鲜妍的花草树木。

(11月27日)

1860年

卡莱尔^①有多么广大的海岸啊！大多数人没有海岸；无法展望浩瀚的真理的海洋；也就没有港口或海港；但大部分是内陆——它们跟真理的联系是相对的间接的；结果也就没有那个浩瀚的深处的宝藏。

(1月15日)

亚里斯多德注意到所有的伟人都是抑郁的；伟人肯定是抑郁的；最高的山峰总是云雾缭绕。

(同上)

一个自负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绝对不能持续而长时间地思考，不能像哥伦布一样从事伟大发现的远航。他无法很长久地忘掉自己；他一定要回归自我才得安宁。向心力总是超过离心力，他的思想经常回到他自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与作家，《法国大革命史》的作者。

身。那好像一只被绳子拉着的鸟。它只能绕着他的脑袋扑腾盘旋，然后仰身翻倒在拿着绳子的那只手上。最了不起的思想是最客观的，就好像最大的圆具有最不弯的曲线。一个大利己主义者总是狭隘的；他也许是热情的，但不是无所不包，你一眼就看到了他整个圆周的范围。他散漫，支离，突出，像一只既胆小又无礼的狗，到处咬叫，然后匆匆回到他自己的窝，不让所有其他的狗接近主人的门槛；可是一只好的猎狗会日夜追逐猎物而一点也不想到自己。

一种思想越是个人性质的，它的范围也就越窄。人要创造深刻、远大、纯独创性的思想，条件是忘掉自我；超越我们意识到的个性，按宇宙的本来面目去看宇宙，以它本身的标准去衡量它。如果人要正确地看事物，一定不要把他变成他看到的事物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正确地看待事物的条件是我们不要成为我们要看的事物的一部分，或跟它拉上什么个人关系。如果我们想如实地看风景，那就不要置身其中而要站在邻近的山冈上去欣赏。莎士比亚在创造哈姆雷特时，他不拿自己作模型，把他自己的非本质的面貌与特点放进去而是忘掉自己，刻画我们全体普通人的基本的人性，把他的作品放在他自己与太阳之间，所以其中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影子。

(同上)

三月肯定是从冬天到夏天的一步，它的讨厌的风狂雨骤、变化无常的天气，如果你不再往前看，也不考虑规律，会使你认为大地走错了路，夏天不在那个方向上。

(3月)

植物学家说棘刺是发育不完全的芽，它们硬化了，要是它们有一个有利的环境或得到较好的培育，会变成繁茂的枝桠。这确乎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实。人性的棘刺有多少啊——既硬又尖，戳痛伤害我们的冷酷的刺儿头，使我们反感和厌恶的狭隘的偏见，叫人不敢接近的自负——全是停止良好发展的性格，僵化的脾气，本来应该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高举枝条，以花和果使人心情愉快的有希望的幼芽，可是由于缺乏培育和相宜的土壤、气候，如今全长得硬邦邦地如石头一般！那涵育着如此丰富与美好的种种可能性的嫩芽竟成为一个讨厌的疖疮，一根害人伤人的刺！这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同上)

薄暮——如果一天是一本书，那么它就是书中的空白——给遐想和注释留下的页边宽大的空白。

(同上)

好，三月走了，像她通常那样，傲慢而气冲冲地，在身后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同上)

1862年

鼓起勇气来，勇敢的心灵！远景上的困难，距离遥远，看起来比现实中的困难更使人望而生畏。再走近点一瞧，它们毕竟不是那么可怕。在山区人绝对一眼看不到他要走的路。高大无比的阿尔卑斯山似乎在各方面都横挡着他的

道路，然而肯定是有出路的，它本身会对不气馁的旅行家显现出来。同样，天边的云雾也比在近处看到的更吓人。河上的浮冰好像阻挡住你的小艇前面好几英里的道路，可是在你划近时，瞧，碧蓝的水巷四处打开，广阔安全的航道呈露出来，而那曾经一度显得只有危险和障碍。

(4月1日)

1865年

今天，头一回我听到加拿大雀的啭鸣——一种轻柔甜润的音调，几乎变成了歌唱。把地上的落叶层扫开，在树林中的一个温暖的山坡上，我们发现獐耳细辛刚刚长出幼芽。春美草也长出芽来了！在肥沃的土壤里深挖进去，我发现血根草已有了一英寸长的新苗。在这儿的死叶下多少奇迹在发生啊，各种植物在地下一英寸两英寸地茁长！它们在苏醒，它们在抽出新芽，多么奇妙啊！死叶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把每种植物都如此温柔地用被子盖上！野草莓也在抽芽。蓝知更鸟的音调从头上的天空传来，好像春天的第一声颤音。这种鸟总使我觉得像是一个新时期迹象，标志着它的到来。我看了又看，但它始终只是一种飘忽的声音；久而久之，我看到它腼腆地飞落在一根柱柱上或一方篱笆上。

(3月4日)

坦率地说我到林子里去远足的乐趣常常由于带着猎枪特意去打某种鸟儿而受到破坏，至少是有所损失。我过于专心，除了鸟儿之外，什么也没注意。我不是专程去散步，

去接触大自然，而是急切地想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打中那种鸟儿，就扫兴地回家。

要是我出去不带有任何目的，除开更接近天空和大地，接受整个的大自然，那就能充分享受到散步的乐趣，而得到满意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好一视同仁地对待飞鸟，走兽，树木花草——充满诚意和忘我之情，担保不抱特殊的目的——这就会得到一切而毫无所失。

当我信步穿过树林，在溪边徜徉的时候，天空和大地的亲切，好客的感化力更接近我了：没有什么逃开我的眼、耳或鼻。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我不伤害林子的感情；我不打一只鸟。

在生活中似乎同样必要，假如跟什么特殊的目的挂上钩，那就必然要失去很多东西；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闲人或闲步者，不过在那里袖手旁观或冥想，享受的乐趣最多。诗人皮雅特^①曾说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经常去猎野火鸡，猎枪里装好弹药，可是偏看不到火鸡，而看到大批别的猎物，他不让自己开枪，因为弹药是为火鸡而准备的，因而扫兴而归。我常发现我们出猎同样也看不到想打的猎物，因此，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别的收获。

(5月26日)

我觉得一切鸟儿的声音都表达出某种人类的感觉或感情：长刺歌雀，狂喜；蓝知更鸟，乡愁；北美猫声鸟，骄傲；歌雀，忠诚；知更鸟，成功的喜悦；隐士鵙，虔诚；白眼鹟，自觉；燕子，爱情；红眼鹟，满足；真的，我似

① 约翰·詹姆士·皮雅特 (1835—1917)：美国诗人。

乎要到听见了它的声音才认识那种鸟；只要它一开始发音，我好像就认识它了，说得出它的情况。我觉得灰颊鳽是包围在一片神秘里，因为我只看见过它而没听见过它的声音。

(5月27日)

1866年

每个自然爱好者知道梭罗对散步中的伙伴的反感，除非他也是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做一个良好的散步者，条件难得具备。我们到林子里去不是为了交际，或为了谈政治；跟我一同去的人一定不要打扰我，也要把城市忘记。一名小小年纪而爱好沉思的少年是最好的游伴了。你不愿让人打岔或妨碍而愿敞开心怀，像海绵一样，随时准备奉献或接受。

猎人，滑冰者，游泳者，划船者，树林里的闲逛者，郊外野营者的强烈的兴趣比博物学家或植物学家的紧张的搜寻更合理更有人情味，使你具有更接近自然的感觉，更理解自然的意义。自然不会向掌握种种科学武器、但对她没有感情的研究者呈露她的最宝贵的秘密。自然不愿被人征服，但自愿献身于她的真正的情人——那痴情于她的人——在她的大海里沐浴，在她的河流上航行，在她的森林里野营，只要没有什么唯利是图的目的，她接纳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博物学家、昆虫学家、地质学家并没有从他们的搜寻中在精神上受益致富呢？因为他是个特殊爱好者，他专注于肉体而忽略了灵魂；他跟踪她的规律而看不到她的灵感。诗人的追求自然是唯一的真正的追求。研究自然史，要想得益而且名副其实，必须嫁接在对自然深深执著

的热爱上；不是为了鸟类和植物去研究鸟类和植物，而是因为它们代表自然的精神。如果你看不见飞鸟和鲜花，你的乐趣是不是依然一样呢？如果不，你永远也无法正确地阐释它们。

(1月27日)

1867年

让我在园子里劳动一整天，下一天在田野和树林里徜徉，顺便读一点书，第三天我可以用全新的精力专门投入文学工作。

(4月5日)

1868年

往森林进行一次远足。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可记。天气晴朗温和，没有风，连微风也没有。在阳光照耀的灰色的树林里弥漫着怡人的寂静。这种恬静的气氛由于唯一的一只林雀的悲哀的鸣声和一只过路的乌鸦的呱呱声格外加重。蜘蛛和蚂蚁在枯叶上到处爬。偶尔一只大黄蜂唱起它的圆润的低音。在松树丛中可以听到黑的白的爬虫发出会飞的昆虫的细细的鸣声。

燕子从4月初到中旬出现在华盛顿。它们在你头上啁啾如同在北方一样^①。雨燕或烟囱燕像别的燕子一样来到，整个夏天在这里数量丰富。紫色的毛脚燕在四月出现，又

① 作者为纽约州人，在美国要算北方。

在六月和八月一再出现。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对北方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声音，可以在五月的某个晴朗的早晨听到。你在美妙怡人的空气中往前走，蓦然间爆发出一阵长刺歌雀的鸣声，有半打这种鸟一齐欢悦地扬声而唱，又同样戛然而止。在它们的歌声中透露出神秘的遥远而游移不定的意味，但稍稍再注意一听，那是来自云端，锐利的目光可以发现它们高高地在霄汉间飞向北方。它们难得在此地下落，可是有一季它们不仅息止而且逗留了将近一周，无疑是由于天气的突然变化——那是北方的一股寒流。

(4月16日)

1871年

在早晨起床前多么快就能判断出天在下雪！房间里充满柔和皓白的光辉。室外出现一种奇异的静谧。若你听到声音——那是男孩们欢畅的叫喊声，或送奶人的铃声，绝没有其他的声音。“流星一样的雪”，比喻得多么好！“爱雪的松树”，也是这样。雪是如何原地堆积在它们上面的啊！它们似乎确实爱雪。

今天老农坐在火旁，要不就照看着他的牲口。今天他不会到山里去拉木头，除非他完全发疯；也不会打开山上的草堆以便补充秣草，或用它在雪地里喂牲口。牛群给留在牛棚里直到中午，然后放它们去喝水。看着它们到泉畔去，牛背很快就由于积雪而变白，然后挤成一堆喝水。老牛一般总是优先，青壮年和腼腆的小母牛则站在一旁冻得哆嗦，等待它们轮到的时候。喝够了，它们转身回去，集合在牛栏大门旁，直到老农来开门放它们进去。继续待在拴牛枷里，草料